⑤⑰ 《清史列传》卷71，又《国朝先正事略》卷41。
⑥㉒ 杭世骏《杭氏七种》、《诸史然疑序》、《石经考异序》。
⑦⑧⑪⑫⑬ 洪亮吉《书杭检讨遗事》、《更生斋集》卷4。
⑨⑩ 《清高宗实录》卷182。
⑭⑮ 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龚自珍全集》第161页。
⑯ 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册第604页。
⑱ 光绪五十五年刊本《道古堂文集》后附《轶事》。
⑲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道古堂文集》卷36《侍读郑公行状》。
⑳㉙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1。
㉑㉓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6《史部目录类》、卷40《经部小学类》一，卷45《史部正史类》一。
㉔㉕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礼例序》、《续礼记集说序》。
㉗㉘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5。

清太祖外戚阿古都督家族《谱单》与《谱书》试析

李凤民　李荣发

最近，我们在清朝“发祥地”新宾永陵某图姓人家发现一分努尔哈赤外祖父喜塔拉氏阿古都督家族的“谱单”及“谱书”。

阿古都督，前辈史家疑为建洲首领王杲。这一论点尽管鲜为后世所取，迄今亦未见它种解释。新宾出现的这一史料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一、谱单与谱书的形制

新宾谱单，纸本，长117厘米，宽66.5厘米。从上面的折叠痕迹可知平时是折成17×12厘米大小的方块。已糟旧，折叠处大都断裂，有些地方有破损。写本，开头贴着明黄色纸签，上书满文（Sincala nala nakcn oncolo booiturgan）汉译是“喜塔拉氏舅舅之孙子家的谱”①。内录“昂文都里巴颜德”，以下包括阿古都督在内共十世谱系。其中，三世祖“都力绩”之左注有“兴祖直皇后之父”，五世祖阿古都督之左注有“显祖皇后之父”，六世祖“达格都督”、“多甘托钦都督”、“抓古都督”的名字之上并有“舅”字，其它人名间或用口语称谓、附加尊称、官职及品级等等。

与谱单同时发现的谱书，长27厘米、宽66.7厘米、厚0.7厘米，外敷紫红色绢质书衣，右贴书签，上书篆体《永陵喜塔腊氏谱书》名款，下印“本支百世”图章。书页无格栏、边栏及鱼尾，行格每半页最多七行，行二十二字，全书共页二十二。内有“光绪丁酉（二十三年）第十六辈孙熊岳兰翎防守御依惠”谱序、“太平沟老坟说”、“大东沟老坟说”以及十世祖图黑至十九世的谱系，最后有十七世孙恒孚及十八世孙宝春合撰的跋。此书成谱时间虽较晚，恰为“谱单”的印证及补充。

二、内容鉴别及其研究价值

（一）谱单载，“阿古都督，显祖宣皇后之父”。显祖为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明人称

他失），崇德元年追封福王，顺治五年追封“显祖宣皇帝”，其福晋（努尔哈赤之母）同被封为“显祖宣皇后”。宣皇后之父《清实录》载，“姓奚塔喇”名“阿姑都督”②。证“谱单”所载无误。

（二）谱单称阿古都督位下三子（即达格、多甘扎钦、抓古）为舅舅，谱单名头也写做“舅舅……家”。按，阿古都督既为努尔哈赤外祖父，其子当为努尔哈赤之舅。谱单上的称呼必是努尔哈赤敕封。宣统年间成书的《承德县志书》在录及喜塔拉氏说“达格都督敕封国戚舅舅，即太祖高皇帝之舅也”③，其论必另有据。谱单之称非族人自尊妄撰。

（三）谱单名头《喜塔拉氏舅舅之孙子家的谱》，“舅舅之孙子”当系达格都督拉下第三辈“芬泰”（其名下有‘原任侍郎’，从辈份推断当系顺（治）康（熙）时期人）。谱单必系芬泰后辈恭录。再，芬泰是阿古都督重孙，此谱系阿古的直接谱系，谱单详阿古略其他支脉亦证，其信史价值可见。

（四）谱主阿古都督，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说“阿古都督是王杲音转”④，疑其是建洲豪强王杲。前辈史家孟森最初也持此论⑤，后来他依据明人所言“他失为阿太（王杲子）之婿”，又认为阿古都督是阿太（清书称阿台）反戈否定前论⑥，大约五十年代史家莫东寅在考察了王杲与努尔哈赤的年龄之后，否定了孟森后说，仍以稻叶岩吉的王杲说为信⑦。按王杲，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为人聪慧有才辩，能解番语汉字之义，尤通日者术，足智而慓悍，建州诸夷，悉听王杲调度”，时与哈达王台、建州王兀堂并为辽东边外著名首领。王杲因不满明朝边政，不忍官吏的欺凌，多次邀集女真诸部入边“犯抢”、万历三年被哈达部王台捉获“槛至京师”磔杀，“春秋四十七”⑧王杲有子三人，长阿太、次阿海、次王太（死于其父之先）。王杲一族与清太祖确有密切关系，仅目前所知，杲子阿台娶太祖大伯父礼敦女；他失娶阿台女；太祖少年时期曾为“王杲家奴”；甚至直到本世纪初清朝先陵在祭奠肇兴景显四祖前必首祭王杲。然而这些并无法证明王杲即是阿古都督

新宾“谱单”对此又提出了新的否定依据：试以王杲父子的名字与阿古都督加以对照：

王杲—	长子阿太（阿台） 次子阿海 次子王太	阿古—	长子达格 次子多甘扎钦 次子达古（帕古）

两者无一人有相似之处。

再者，谱单表明，阿古都督之子达格等人清初尚在，而且子嗣繁衍，而王杲一系万历十一年的“古哷之战”（详见明、清实录）已尽被明军消灭，后世无考。可是，“阿古都督王杲说”缺乏史实依据。

（五）谱单载，三世祖“都力绩”系“兴祖直皇后之父”。兴祖是努尔哈赤的曾祖父都督福满，崇德元年追封庆王，顺治五年追封“兴祖直皇帝”，其福晋追封“兴祖直皇后”。直皇后的族属《玉牒》不著，史家称其姓氏“无从所考”⑨，谱单可补《玉牒》之阙佚。

（六）谱单，满族称为“影”（读颖）系家族中珍秘之物，平时由家主密贮，不随意示人，仅在祭祖时“请出”展于香案供阖族大小隆重拜祀，祀毕仍密贮如初。这份谱单不仅具文献价值，亦具有文物价值。

（七）喜塔拉氏氏族渊源据谱序可知“自达祖昂武都里巴颜德，于明中叶迁于长白山喜塔拉地方践土而居，因以为氏，生子七人，长都里金、次那奇布、次武特嘉、次喜特库、次

萨璧图、次恩都里、次叶成额称为七大支，阿古都督为“七大支”之长都里金重孙，这一支因系清帝后族，清入关之初被委以世守盛京福陵陵，其它支脉“从龙入关”驻防各地。康熙二十七年阿古都督直裔图黑“升授永陵防御派驻永陵”，永陵方有阿古都督直系后裔。

喜塔拉氏先世世次史书记载多有混乱，乾隆九年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

“（喜塔拉氏）昂果都里巴颜（即昂古都力巴颜德）正白旗人，世居尼雅满山地方，国初来归。”⑪

“国初”在清史史解为太祖时期。按《通谱》所言始祖昂果都力是努尔哈赤时期人，隶属正白旗，努尔哈赤“起兴”率族众归附。然而，据“谱单”、“谱书”得知昂果都力系“明中期”人，至少距“国初”已百年以上。看来《通谱》在纪载有前后移挪之弊。这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读《通谱》这类牵扯满洲氏族先世世系时要十分审慎。

再如《清史稿》库礼传：

“喜塔拉氏，满洲正白族人，太祖创业初，其四世祖昂果都力巴颜来归，库里事太宗，崇德初，征朝鲜”⑫。

此载与《通谱》犯有同病。新宾“谱单”“谱书”可匡其谬。

---

①据王佩环同志译，注此以谢。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③《承德县志书》下页32。
④稻叶岩吉《清朝全史》；肖一山《清代通史》亦同此说。
⑤孟森《清朝前纪》页213。
⑥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页159
⑦莫东寅《满族史论丛》页88—89注〔21〕
⑧《万历武功录》，王杲传
⑨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后妃页1
⑩《承德县志书》下、氏族。亦记有“图力吉（即都力赞绩)兴祖直皇后之父”，然不如“谱单”等原始根据可信。
⑪《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⑫《清史稿》卷240，库礼传。

读史札记

“巴图鲁王子”考释

刘建新

《韃靼漂流记》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一批日本商人漂泊来华，留居北京期间的见闻录。其中对清初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法律、北京城的建筑，乃至当时一些物品、器具的满汉文名称都有记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文中对清初满洲贵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诸如多尔衮、多铎等人的形象、性格都有记述。这些内容，多系亲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长鸾同志将原作由日文译成汉文，薛虹同志参考日本、朝鲜以及清代的有关文献，对译文进行